

一日將盡

我在等待樹林燃燒的那一天
你將捧起我的臉說，一日將盡

你推掉了最後的筵席
為我買回茶色的桌布
你說，還能不能想起灰燼嗎？
我在別過頭去的瞬間
想起我們說好
永遠不要
不要一個人穿越
黑夜的松林
你說，如果我渴了
前院那棵羊齒如傘的杪欏
能垂滴朝陽來不及獵食的霧露
只要仰起臉，微啟雙唇
你會為我，搖晃
輕輕搖晃莖葉

可是你已經老了

再也熄滅不住
我在森林裡
放縱的星火
你躺進孩子的搖籃，蜷起身體
連白煙遮蔽的天空，你都看不見

你只是不忍心告訴我
這一次，你將不再過夜
你要提著水壺
一個人走進黑夜的松林
然後躺下
等樹木在烈焰中紛紛躺下
你要跟他們一起仰望
一日將盡的黎明

爬過

能不能
從火山回來的時候
咬破我
然後用舌尖
在我潮濕的手心畫一座
沒有氣焰的山頭
然後你哭
讓灰燼醒來
把我爬過
挾帶我日日生成的浮石
爬過我的裂谷
在腳底噴湧
很薄
很薄的
赤色熔岩
然後
答應我
接住雲塵落下的小孩
把他們堆積為一片低丘
很薄很薄

然後我們爬過
爬過小孩的頭頂
不再咬破對方

鏽與骨

所有的雨落下
把我的身體截斷

你拾起鏽塵狀的腳骨
刺進你的腳骨

你說：來日我的行走
懂得了妳的行走
如果來日還在更遠的地方
我們的腳骨會一起散開
飄向那裡

我沒有再哭
不讓雨下
把我截得更碎

三姊妹

她把黑暗困在困住她的地方
妳的眼圈就黑了
而你會說，若能將這光景留下
我願成虛無

我們不懂得風暴怎麼來去
只是，不砸酒瓶的日子
妳的手入夜就冷

當她走向屋外生火
妳說，沒有一種碎裂
比活著更僥倖
它碎了，碎了還永遠
永遠把缺口復原
怎麼能夠
無恙且無恥
從來沒有完整決裂？

妳的氣焰冷顫起來

幾次我們相接的菸頭於是
星火散落
一如我的沉默
親吻妳眼底的灰燼

妳太小，不懂死亡的僥倖
它是屋外的火焰
可以亮，可以不亮
但永遠不滅

當哭泣與耳語向我們欲求存在
便沒有一片陰影
厭倦展示生活
就像妳不懂她最壞的一面並非妒忌
是直到她老
還把一切提獻給妳

她死過
最後笑了

說她無意倖存
而妳終會明白死亡僅僅是
無邊無際的幸福感
裡頭沒有幸福
到時，我將親吻妳們的灰燼
如果那是妳們的餘生
我陪妳們變冷

祈雨

——寫給羅伯·布烈松《少女慕雪德》

這路途會掩埋我，也將
治癒我

九月你走來，為我洗去昨日
為我縫製一張
全新的鼓皮
教我唱出哀歌
在語句停歇的地方
朝它的心
重擊下去

十二月，我們在荒田祈雨
你用泥巴捏了一對小孩
把乾枯的草葉
塞進他們的眼睛
你說，他們想
用童話的眼睛看我

路過的孩子心野了

扔石頭
砸死我們成群
成群的泥巴小孩
沒關係，你說
三月的死神將疼愛我們的孩子
一如疼愛祂自己的

這路途已治癒我
終將，掩埋我
我背負你
走向乾枯的流域
在一個洞旁邊，掘另一個
沒關係的，我說
雨水將把我們填滿
為我們覆蓋
全新的草皮